

青春岁月

春节时，全家人聚在一起，我们谈论起谁长得漂亮。妈妈说，你们现代的孩子涂脂抹粉的不算漂亮，过去的女子都是天然去雕饰的那种美丽，我们不相信，母亲就拿出了这张照片，惊呆了我们的眼眸。

照片上是我大姐和小姑。两个年纪正好的女子，像花一样绽放。大姐那时候刚刚嫁人，脸上还有新婚的红润和羞涩。二姑也订了亲。大家都说姐妹俩好事一件接一件，应该拍张照片留个纪念，那时候拍照还是很稀奇时髦的玩意，大姐把结婚时置办的衫子找了出来，小姑订婚收的聘礼也穿到了身上。大家都说这一对姐妹花赛过当时当红的影星王人美。于是留下了这张代表她们青春鼎盛时期的美好记忆。

大姐婆家穷，小姑子小叔子一大堆，俗话说长嫂如母。大姐进门后就管起这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睡，白天上山下地，晚上还要缝缝补补到深夜。即便婆家困难，如果娘家殷实也能好一点，可是娘家也困窘的不行，常常还要让大姐帮衬。她都是做完了婆家一家子的大衣冬裤，又马不停蹄地奔回来给爹妈弟妹做身上的针线活。那时候，每次大

我的美女姑姑

□依米文/图



姑回来，尽管条件不好，她也想着法儿的给我们几个孩子带回来几块糖或者几个果子，我们都和姑姑亲得不行，每次姑姑离开，身后都是这些孩子的眼泪跟随，盼着大姐下次早点来，我们好有干净的棉袄穿，也好有点



果子糖块吃。二姑长得漂亮，当时村子里追她的人最多，按她的话说，她出去担一桶水，村子里的小伙子眼光从井台一直追随到姑姑家。后来二姑放弃了很多家庭阔绰人家的提亲，嫁给了一个很朴实的

男人，二姑说，女人这一生不容易，找一个知疼知热的人比什么都强，钱财又不跟自己过一辈子，有人在就有钱花，靠双手去赚才花得长久。姑父老实敦厚，是个夯实的农村汉子，话不多，但是待人和善。二姑得病的那些年，被病痛折磨得没个人形，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年轻轻的就像个老太太，一朵花过早地枯萎了。是姑父不离不弃的伺候，从没有和我们娘家人抱怨一句。后来，二姑的病得到了控制，并逐渐恢复正常，大家都说是姑父的功劳，二姑父却憨憨地说是二姑心眼儿好，善待他的家人，才让老天开眼恢复健康。

两个姑姑随着岁月老去了，可是她们仍然是最美的不是吗？美在她们最好的年华都像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温暖着别人，美在她们这一生都是奉献，从没有要求过回报。这就是那一代的中国女人。



家庭相册

母亲像一棵大树

□冉庆亮文/图

我常读郭沫若的《银杏》，读着读着，母亲的身影总不期然浮现脑海，我的母亲太像作品中描述的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了。

母亲是一棵坚强的大树。生养了我们弟兄四个，她日夜操劳，风里雨里刨食，尽心尽力守护这个家。有年雨季，父亲到山里亲戚家淘借地瓜干儿，却下起了连天雨，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和哥哥连淋带吓“哇哇”直哭。

母亲不慌不忙，找来盆碗摆满角角落落接雨水。她又一下冲进雨中，盯着老屋左看右瞧，在屋后墙将要倒塌时，她找出木头顶固土墙，使得我们转危为安。后来，母亲带领我们割了三年青草晒干，换钱买物料翻新了老屋。母亲就是这样，坚韧不拔从不服输。

母亲是一棵顶天的大树。读小学时，我参加了学校文艺宣传队，主学快板儿、山东快书等。老师看了我的排练后，满意地频频点头。但说必须“得换身行头”。我跟母亲一说，她就立马走东家串西户给我借衣服，却都不合身。母亲便拿出了仅有的几块卖蚕茧的钱，又到邻居家借了一些，步行六七里路买来蓝棉布，连夜挑灯为我做了一身合身的新衣服。

关于我的婚事，母亲尤其跑断了腿，操碎了心。那年24岁的我还在部队服役，探亲时别人给介绍了几位姑娘，因种种原由终未如愿，急得母亲直抹眼泪。但我归队后很快收到了一位姑娘的来信和照片。

原来，我离家后母亲就四处托人给我介绍对象，往返步行三十多里替我相亲，为我选定了这位女教师。转年“五一”我回家结婚，可家里经济仍很拮据，母亲又投亲找友借钱，为我操办了婚事。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最困难时期，面对我和哥哥因饥饿而贪婪地注视母亲手中最后一块瓜干窝窝的眼光时，她禁不住潸然泪下，毫不迟疑地将那份本属于她自己的窝窝头一掰两半儿塞到我们手中。每每看到饭少，母亲总是说，你们吃吧，妈不饿。

母亲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成长时为我们遮风挡雨，成人时还继续带给我们荫凉，不停地为我们摇旗击鼓，激励我们勇往直前。

如今我们已过上了富足的日子，但我还是无比怀念曾经的一切，因为其中有着弥足珍贵的至亲和至爱。

图片故事

棒冰忆旧

□熊益军文/图

时值盛夏，热浪滚滚，暑气蒸腾，酷热难耐。棒冰，无疑是炎夏中人们祛暑消夏之佳品，尤为孩子们所喜爱。每到三伏时节，看到人们买冷饮、吃棒冰的场景，我常会情不自禁地忆起关于棒冰的那些前尘往事来。

记忆中，小时候乡下的夏天特别热，每天天刚蒙蒙亮大人们早早就下地干活了，到了太阳升高后，烈日当空、热浪逼人，田野四围热得像蒸笼一般，人们再也耐不住烈日的烘烤，便早早收工，回家做饭。孩子们待大人午觉睡熟打鼾之际便悄悄溜了出去，赤脚走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田垄阡陌间，捉知了，找蝉蜕，或者去摘桑葚吃。“卖棒冰喽——”一声长长的吆喝由远而近传来，只见一个人头戴草帽，肩挎一只长方形木箱，一边吆喝叫卖，一边用木块在木箱盖上敲几下。那木箱里面装的就是棒冰。在那烈日炎炎、酷热难当之际，能吃上一支棒冰，当时实在是至上的享受啊！

小时候，外婆是最疼爱我的人，在盛夏最炎热的日子里，她隔三岔五就会给我买支棒冰吃。看到卖棒冰的人来了，外婆就从床取出她那用土布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小包裹，然后一层层翻开，取出三分钱给我买一支棒冰，而她自己是从不舍得吃的……每次，我从外婆手里接过棒冰，揭掉棒冰纸，只见丝丝冷气从棒冰上袅袅升起，舔上一口，轻轻吮吸，顿感一股凉意透彻心底，转而传遍全身。只觉得体清凉、暑气顿消、快意无穷，真说不出来的舒爽和惬意啊！再来看看站在一旁的外婆那慈祥的面容，慈爱的眼神，我内心泛起阵阵感



马增寿收徒

□马仲清文/图

三姐夫马增寿，是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在北京有“京城名丑”的美誉。

1952年他12岁时考入北京市艺术戏曲学校，1960年7月毕业。从事京剧表演六十多年来，在京剧舞台上和影视剧中，塑造了各种有鲜明特点的人物，得到了京剧爱好者、影视观众的广泛好评。

三姐夫是个全才的京剧丑角表演艺术家，他在京剧《借东风》中扮演蒋干、《宰相刘罗锅》的六王爷、现代样板戏《杜鹃山》里的毒蛇胆以及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大宅门》中，都有令戏迷、观众难忘的人物角色。马增寿虽是丑角演员，但他多才多艺。他反串的老生、老旦、青衣、黄梅戏、越剧、歌曲等唱段，流派层次分明，声音洪亮，听起来特别好听。他潇洒自

如、诙谐幽默的表演，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北京市原副市长张百发曾语重心长地跟马增寿说：“增寿啊，你得收几个徒弟，别把你的好东西都带走。”2014年1月19日上午，马增寿在长安大戏院收了4个徒弟，张百发等同志出席祝贺。当天晚上，在长安大戏院举办了“马增寿老师丑角收徒专场折子戏演出”。

专场演出现场座无虚席，三姐夫扮演的刘媒婆，一上场就获得了碰头彩，他惟妙惟肖的眼神和表情，以及在台上轻巧地模仿跑步动作的姿势和神态令观众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结束后，人们纷纷上台送去鲜花，送去赞美和夸奖。

这正是：年已七旬喜收徒，梨园佳话载春秋。丑角艺术新星闪，弘扬国粹尽风流。

